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如此京華
第四十三回 杯酒忘形瞿太傅充說客 密函出袖方公子失親歡

卻說瞿閣老被尾生幾名話一激，只得撐起肩膀，答應了下來。但是尾生的行徑，究竟太也離奇了，著書的若再糊糊塗塗的過去，怕不挨看官的笑罵。如今不能不將他的意思略表一回。前回不是說尾生在會賢堂救了燕兒以後，握手話別，不盡纏綿麼？自與健齋家走動以後，也時時隨著到大將軍府去，一眼便見了燕兒。一個是白龍魚服，艱危謀國之雄；一個是銅雀鳩班，感恩知己之子。自然日招心與，借著花間池上，徐徐把心事透露出來。尾生見他聰明謹慎，便把一件很重要的事托了他。燕兒被尾生薰陶之後，慨然應允。從此大將軍同健齋肘腋，都伏著兩枝奇兵，宮中府中，父子兄弟之間，越發不安起來。

這天見瞿閣老已答應了，在健齋深感尾生謀己之忠，而尾生卻別有一種歡喜。辭了出來，各人都放下了一腔心事，少不得要尋些快活了。

一到明天，尾生先慫恿著健齋，暗地請了燕兒來，把上項告訴了他，說瞿閣老今日必到，請他從旁幫襯著。臨走時，尾生另密密切切的向燕兒說了番體己話，又從袖中給了他一件東西，燕兒毅然應了。才回到府，見瞿閣老那副悲天憫人的老臉，已在大將軍座上。一見自己，便擠緊了老眼，一手拉住，摩挲著手背道：「好玉郎，何物老奴倚此瓊枝！今年幾歲了？」

燕兒勉強回道：「十七歲哩。」瞿閣老笑道：「真糊塗死了，前兒不是問過的。」燕兒笑道：「大人秉國萬鈞，那裡記得起這些。」瞿閣老笑道：「算了，算了，誰不知老夫是個著名飯桶，油膩蒙住了腸子，或者是有的事。若說是秉國萬鈞，則有你家大將軍在，我算得什麼呢？」說時，將燕兒那玉瑩珠潤的手，送到大將軍懷裡道：「還你罷，我怕沒福消受呢。」大將軍原因燕兒不知到那裡去了，正記掛著。今既睹風姿，復諧鶯舌，不覺大樂起來，吩咐：「備酌，我要同瞿大人不飲哩。」

瞿閣老從沒拒卻過的，況今天還有別的話要同大將軍說，自然老實不客氣的擾他了。燕兒因受著尾生囑托，今日十二分的慇懃，推歡送笑，盡替大將軍勸著閣老。這位老先生平日是很謹慎小心的，只愛喝幾口酒兒。在自己家裡時，常向家人道：

「我們做大官的，應該以『勤儉』兩字做國民表率。」所以每天不過過半角麥燒罷了。如今橫豎是喝著別人，於自己儉德無損，況且名花美酒，掩映生姿，自然不計杯酌起來。

飲到半酣，猛記起健齋所托的事來，登時覺得世界不平，無逾此事。大將軍的聽受讒言，韜庵的侮亂骨肉，及健齋的忠不見報，免起鶻落般擁上心來。又像自己真是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客，竟勃然要替方大將軍整頓起家事來。燕兒何等乖覺，一見他眼色，曉得來了，便將酒壺擱下。只見他向大將軍道：「大公子呢？」大將軍恨恨道：「你不提起這孽障呢！」

瞿閣老假作愕然道：「這是句什麼話？」大將軍指著燕兒道：

「我也懶得說這些，你去問他罷。」

燕兒想機會到了，便整頓全神，含著淺笑容光，向著瞿閣老道：「大公子原也很孝順的，每日十二時總有七八地陪著老人家說話兒。近來蹤跡卻疏了。在大公子呢，原也是好意，老人家年紀大了，偌大的局面，精神怕照顧不到，所以在外今夜酒明夜酒的同部下諸將聯歡。只由三公子眼中看來，自然要疑心到別處去了，便是一是二的說了出來。老人家氣上來了，前兒大公子進來請安時，還挨著幾腳的呢。」

這一席話看似平常，卻說得鋒芒不露，流轉自如，向健齋頂上輕輕的敲了一下，卻又一點把柄也沒有。瞿閣老今天卻專替健齋解圍來的，虧他異想天開，離了坐次，當頭一揖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，我還不知府上竟有這樁大喜呢。」這一來，倒把大將軍同燕兒兩人都蒙住了。瞿閣老卻手舞足蹈的隨口亂謔道：

「木高則風摧，志高則謗至。我不想健齋世兄學問道德，竟值得人嫉妒誹謗起來。自古懷讓遭謗的像屈原哩，賈誼哩，那一個不是學問道德了不得的人。生子當如孫仲謀，何物老嫗得此寧馨。老友，這是你家貝也太傅的積德，所以誕降出這天上石麒麟來，虧你還恨恨的屈他做孽障呢。」

瞿閣老信口開河的說得正滑溜，卻忘記了在大將軍面前，說健齋的是，韜庵的不是，自不覺得，大將軍卻聽出來了，冷笑道：「然則阿韜兒子居然是上官大夫、令尹子蘭了。」瞿閣老一聽，才知自己說糟了，把老臉漲紅了，囁嚅道：「這，這不過是個譬喻罷了。韜庵世兄，人中鸞鳳，天上日星，還有什麼說的。古人說得好，道不同不相為謀。兩位世兄，一個是才高八斗，一個是勇冠三軍；一個是明理辨微這士，一個是暗鳴叱咤之雄。自然一時合不上來。兩隻碗還有些乒乓，何況是兩位人豪呢。老友，我勸你裝些癡聾罷！像我這沒尾巴糊猴，要半個不肖的還不容易呢。」

大將軍見他這一種嬉皮笑臉的樣子，不覺一笑，真個把氣平了些。燕兒見這樣子，暗暗佩服尾生料事如神，想：「這老頭兒竟有些魔力的。不給他一個厲害，赤緊的驅逐他去，永遠不許上門，以後的事便難了。」主意已定，仍行了幾巡酒。此時天已上燈久了，瞿閣老以為大功告成，要緊明天敲竹槓去。

便辭酒力不勝，略用了些乾飯，漱漱口便辭著出來。

燕兒殷殷勸勸的提著燈送了他出去，直看他上了車才回轉身來。只見大將軍手裡拿著一張八行書，氣得把眼珠都努出來了，一疊連聲喊：「揪這言行不符的老匹夫還來！」眾人嚇呆了，動都不敢動。還是燕兒平日伏侍慣的，趕上去緩緩的將他扶在個醉翁椅上，又柔聲道：「大將軍可要他還來？只他去遠了，要有什麼事，明天怕他規避不成？」

說時偷看那八行書時，不覺心中一動，原來是一封瞿閣老給健齋的函，中間有幾句道：

昔吳朝歌藏籬入邸，陳思之寵遂衰。僕與尊翁同處久，輕重之權，十得七八，苟以萬鎰相許，則易為謀矣。

又有幾句道：

聞宮中寵幸，無逾六姨與燕兒。足下苟感以至情，啖以重利，則浸潤膚受之間，當尤易為力。

燕兒見了，不覺淚流滿面，跪在大將軍膝前道：「小奴自邀殊寵，拔司灑掃，燒茶焚香而外，不敢稍希非分。今瞿某既這樣說，小奴何敢置辯！請大將軍先治小奴以罪，然後再置瞿某以侮辱閹闖。」說時，止不住眼淚直滴下來，卻好又滴在大將軍的手背上。大將軍見他這春花著雨秋水凝波的嬌態，早已憐且不暇，如何肯恨？這經這幾點珍珠般的清淚滴在手背，沁人心頭，不知不覺扶了他起來，歎道：「原沒你的事，你盡立起來。」

便六姨也愚不至此，我只向那畜生算帳罷了。」便一疊連聲喊傳大公子。回上來說：「大公子已出去了。已吩咐著待一回來，便上這兒來呢。」

又是燕兒連夜去通了個信，說這般這般，現正在火頭上，還是托故迴避的好。健齋聽了，急得跺足道：「這老頭子怎這樣顛倒起來，既是寫給我的信，怎又送了大將軍那裡去！」燕兒道：「那倒錯怪了他。原是臨走時遺落在地上的，偏又被大將軍撿了起來。要是奴才不出去送客時，說不定還掩飾得過呢。」

健齋不覺默然不語。尾生道：「如今只有先揚言著，說騎馬傷傷了，托病不出，避他老人家幾天，然後再想別法。至於燕兒，以後卻也不宜多來。信上既牽涉了你，雖則一時掩飾過了，終究不妥，還是避些耳目的好。其餘自有我在這裡策畫著，有煩你的事件時，再來通知你。」健齋、燕兒也只得大家應允了。真是：